

關東木幫

曹保明



長春文史資料三輯

Ws 0701

出版说明

东北特别是吉林和黑龙江是以出产木材闻名的，从前木材运输全靠江河水道，这样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就生成了一种以采伐木材和流放木材而得名的“木帮”文化。而长白山不但是这“三江”的发源地，又盛产各种优质树木，所以无论是山还是江，关于“木帮”的故事、传说以及由此形成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都十分丰饶地保留在这块地域中。《关东木帮》正是以翔实的历史记录和丰富的口碑资料加之故事和传说，全面记述“木帮行”的生产生活，“山场子活”伐木，“水场子活”放排，组织机构，宗教信仰，行话隐语以及木帮行同生活中各种行业的交插研究与比较研究。这部书稿可以说是集资料、故事、文学、研究为一体的学术著作。有文史资料的特色，又不限于这一范围，也可以说它是一部具有文史资料特点的民俗学研究专著。

曹保明先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民俗学家，1992年我们曾出版过他的《中国东北行帮》，此书出版以来，引起中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已将此书列入“科目教材”；《人民中国》（日文版）两次评介其价值；美国旧

EA94/118

金山图书馆将此书收藏；此书1992年被评为北方十省协作区民间文学一等奖，第四届长白山文艺优秀奖，由此国际东亚文化项目研究委员会已正式聘任曹先生为此项目的中方专家组成员。

《关东木帮》实际上是《中国东北行帮》中的“木帮”文化的纵深发展与系统研究，并通过对木帮行生活习俗的全面记述，详尽地介绍了关东地域的民族文化和民俗风情，是一部十分珍贵的资料性很强的民族民间文化、地域文化的重要之作。为成此书，作者曾经两放木排，最后一次当木排行至鸭绿江上游一处叫“门槛子哨”的地方，他一下子掉入江中，亏得木把们的搭救才得以生还。我们钦佩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实地踏查的顽强毅力，他多年来坚持对东北民俗民间文化和历史资料及传闻进行搜集、整理、抢救挖掘，并推出一部又一部斐然之著。此书的出版是曹先生又一专著，也是我们编辑此类书稿的又一尝试。此书究竟怎么样，让读者与社会检验吧。

由于资金的原因，作者还有近百幅各类珍贵绘图和照片，亦无法印刷，只有待再版时另行考虑。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4年12月30日

前 言

中国的东北，以寒冷和荒凉出名。

千百年来在人迹罕至的这一方一土，却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那就是这片神奇的黑土地上的木帮文化。木帮，是指一些人结合在一起，去共同从事伐木和流放。

伐木有多少隐密的奇风怪俗？

流放有多少苦楚悲凉的故事？

世人不知。我们也不知。从前世人也不可能知道。因“帮”中有自己的隐密，包括隐语、行话、规俗，甚至他们这一行的宗教的信奉也与人类其他行帮有绝对的不同，维系他们形成一个帮，并在一起生存的手段和机构又是重要的文化人类学探研的专题。如木帮独特的采伐习俗，过年三十晚上和初一的奇异的祭祀方式；伐一棵树之前称为“动锯”，也称“开斧”时选树和观察天时地相；还有流放途中种种神秘的行为，极其鲜为人知，什么是“靠人的”、什么是“吃排饭的”，都是有世界意义的地域文化专题。

木帮是与树打交道，树与山不可分离，而木的流放又离不开水，既江河，于是山川地理，森林草莽，江河海洋都是木帮

文化的外延，可以说木帮文化又是一种连接着世间所有文化类别的一种文化类型。东北这块广垠的黑土地，以长白山、兴安岭为南北屏障，松花江、黑龙江、嫩江纵横于东北的腹地，辽河、乌苏里、图们江、鸭绿江滋润着东北三边，这就使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上山岭苍郁。多树木，能涵养水源，江河水流量足，于是关于“木帮”的文化也是世界范围内最独特和蕴藏量最为丰富的地域。

我写这种特殊行业的“史”不是或不单单是有文字资料记载的那种史，也不是“森林”发展史，这种史早有各种现成的资料详细记载了，我是采用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手法去表现这一帮一行的“史”，既他们这种行当的“文化史”，这便会挖掘出许多生动的方面，并使从事史学的专家和学者们从我的书中以另一个视角去认识“历史”将会获得极其重要的收获。

长白山，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养育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突出的特点是开基创业，东北木帮的开创精神和性格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复合体。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五个民族入主中原，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命运；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还在于它的宽厚和容纳精神，这儿既是满民族大清朝的“根”，又接纳了中原汉民族“闯关东”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区域文化相融合的最典型的区域。

创造和容纳都生动具体地表现在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木帮”文化之中，因而使得东北木帮胸怀博大，形象顶天立地，是那种象长白山古松一样挺拔直立的人格；是那种象大山一样慈祥憨厚的人格；是那种象大江一样开拓奋斗的人格；是那种象条条江河千曲百回的坚韧的人格。东北木帮的形象，是我们勤劳勇敢的先民和父辈的典型形象。

这种木帮区域文化的研究还充分展示了东北久远的开发历史以及科技发展史，比如“穿排”要使用一种长弯杆的“铤子”，在白山（原浑江）松树镇渤海时期永安遗址出土的器物之

中就有这种形状的“石镑”，这种镑子据考古人员辨认只能用来“掏眼”（穿排），这就可以说明远在渤海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便开始伐木并使排了。创造是人类在竞争之中得到的一种鼓舞。这块土地上的群体对大森林进行采伐和流放，一种强烈的竞争促使“木帮”文化迅速发展，在一个时期内，这种文化典型地综合各种文化，并形成独特的区域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作用下的产物，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地域色彩的文化。因而，我们对“木帮”习俗文化的开发，也是对东北历史、经济、民族、宗教、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总结。东北处于东北亚地区中枢，通过“木帮”文化这个窗口和视角，又可以展示东北亚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重要事项。

长春文史资料

编辑/《长春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长春市锦水路 28 号

邮编/130061 电话/8946068

印刷/新华广告公司印刷部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 02—051 号

1995/1

目 录

前言	I
木帮的主要活动	1
山场子活 抽林子 放箭子车 赶	
河 开套 掐套 水场子活穿排	
流放“江驴子”返山	
木帮的组织机构	21
大柜 二柜 把头 爬犁头 槽	
子头 头棹 二棹 边棹	
木帮的宗教信仰	30
木帮歌谣	47
木帮与吉林	60
木帮与安东	64
大东沟的繁荣 “槽子会” 木	
帮文化的渗透 独特的木帮文化	
类型	

木把与把头	79
木帮的人口构成	94
木把和酒	101
吃排饭的	105
靠人的	122
靠人的又一种类型	132
关于木文化的规俗	148
木棍的独特作用	155
木帮文化与自然景观	164
山石 哨口 寡妇山	
“南流水”主要哨口	185
“北流水”主要恶河	205
木帮的故事	222
后记	237

木帮的主要活动

约五亿年前，地球发生了喜马拉雅和海里造山运动，欧亚大陆骤然崛起，火山爆发，长白山脉形成。在久远的岁月之中，草木逐渐在荒凉的石土上长起，形成了森林。森林给人类带来了生机，给荒落带来了人烟；当人类依靠林木而生存的时候，森林文化也便悄然开始了。

我国古代的元明时期，土人曾对长白山的木材进行过开发，到了清代特别是1677年（清康熙十六年）和1776年（乾隆四十年）清政府两次对长白山进行封禁，使长白山得以形成郁郁葱葱的原始林带。到1862年（同治元年）逐渐有山东流民相继涌入松花江和鸭绿江流域，从事放山、挖参、采伐活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对长白山木材的开发历史便开始了。

据《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林业志》记载，1880年（光绪六年）以后，清封禁的土地、围场陆续开放，小量的采伐业逐渐开始，到1892年（光绪十八年）清地方官吏与木商订立合同，以20万金组织“木植公司”，在东边道（通化一带）从事采伐、贷款及征收林木税等业务。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中俄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在东边道和长白一带进行采伐，接着是

1903年俄国建立的“极东公司”，派军人马德罗夫驻通化，对长白山进行掠夺性采伐，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还有日清合办的“义盛公司”都在老山里相竞动手。

日俄战争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使日本人作为战利品接替了从前俄国人在鸭绿江地域的采伐业，接着他们便开设军用木材场。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中日两国签定了《鸭绿江采木公司章程》，确定开发长白山森林资源。当时，仅在长白县境内，西起临江的帽儿山，东到二十四道沟，距江干流60华里以内，为公司收买。至此，鸭绿江、浑江两江及长白山周围的森林采伐权统归日本。

从前，除官办的采伐组织外，民间的采伐业相当兴盛，这主要是关内连年的水旱两灾，大批的难民闯关东进入北方，他们自立团伙，组成行帮，进行森林的采伐。仅据长白县宣统二年的调查，七道沟沟长80里，有木厂23处，年成排竟达59张；八道沟沟长180里，木商、把头比比皆是。1924年统计的资料表明长白县境内有木厂177家，木把12223人，年编排561张。

另据1919年鸭绿江采木公司编纂的《鸭绿江林业志》记载：中华民国六年以前长白境内森林资源极其丰富，总蓄积达19599043立方米。树种以红松、鱼鳞松、臭松、杨树、桦树、落叶松、赤柏松、柞树、榆树、椴树、水曲柳、黄波罗、刺楸等为最多，而且木质均属上乘。人们组成木把行帮进行伐木。从事本业的人叫木把。

木把：是从事林业行当人的总称。也称为木帮，指以山林木材生产为活路的一个工种，民间称木帮们为“做木头的”。木帮活分“山场子活”和“水场子活”两种。

山场子活是指木帮们在山上把树伐倒、打岔、归楞、再运下山；

水场子活是指木帮们把山上运下的原木穿成排，放到江里流送。

当年，木帮们的生活多么传奇？而木帮们的种种故事将东北早期的开发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一种极其生动的文化，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和这种文化反映地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相比。

山场子活

北方，是寒冷的代名词。

这儿往往从9月起，寒风就渐渐吹干树上的叶子和地上的草，严冬迈开大步向人间走来了。

山场子上的木帮从事采伐的黄金季节是当年10月至第二年的2月。10月开始，纷纷扬扬的大雪就铺天盖地的飞落下来，于是老木把们就自言自语地叨咕“该开套了”。

开套，就是准备绳套，以备把伐完的原木从山上拖下来。

大雪一落，木帮进山。

木帮们住的是大房子，九十上百人住一个屋。南北大炕，地当间一两个大炉子，专门有“小打”负责看管，日夜烧木片子。大炉子烧得“哗哗”叫，可屋里还是寒风刺骨。

木帮们整天在没腰深的雪壳子里走来走去，从脚到裤腰都是水淋淋的，下晚回到大房子，先要烤鞋和裤子，大炉子周围是一件件的酸臭的臭袜子、靰鞡和湿棉裤。第二天早上，天还麻麻黑，把头就喊：“起！”

这时木把要迅速摸靰鞡，续自个的靰鞡草，稍有怠慢，把头的木棒子就擂在你的头上。并骂：

“也没有吃奶的孩子，我叫你磨蹭！”

把头对木帮说打即骂。打死打伤一个木把就象踩死山上的一只蚂蚁。

木把们都得穿靰鞡，穿靰鞡就得续靰鞡草。这活每人都得会。干起来还得快。然后麻溜吃饭。木把的饭是窝头和“没腿大海米”（盐豆）。吃饭只给10分钟，吃不完的带到山上，边伐

树边架火烤。窝头绑绑硬，和石头蛋子差不多。

伐木有许多说道。我们称之为“山场子民俗”。

放头一棵树叫“开锯”或“动斧”，这要先搭山神庙，里边供上老把头。老把头据说就是山神爷。这时，所有的人都在庙前雪地上齐刷刷跪下，由把头领头喊：“山神爷、老把头，

俺们供养你来了。

保佑俺们木帮顺顺当当的！

木头下了山，

再来供奉你老把头。”

然后开锯。头一锯要放“顺山倒”，以示“这一季”顺顺当当，平安无事。

木帮们干山场子活特别辛苦，早起两点钟就从大房子出来往场子上走。走十多里地，到山场子大毛星“还没”退呢。林子里一片漆黑，干两个钟点也不见天亮。只听林子里捕捕腾腾地响。黑夜放树也来不及喊山，全凭耳朵和感觉。听着风声和动静，手脚要利索，不然就砸你个肉饼。

从前采伐，条件非常简陋，两个人一组，快码子大肚子锯，一人一柄开山斧，那斧头半尺宽的刃，两人对着放，一个左撇子，一个右撇子，全凭熟练和胆大。

放每棵树前先用开山斧砍砍树的根部，查看一下有没有腐朽、瑕疵，俗称“叫山”，如有一点弯曲，俗称叫“过性木”，不采不伐。林子大，木头好，挑着做。采伐前先找好树的倒向。大肚子锯对面“掏”到一定程度，然后在锯口对方用斧子“要楂”（向锯口方向砍出一个豁）。

要过楂，树会发出“咔咔”的响声，人凭这个，判断树的倒向和时辰，要及时的喊山。

喊山，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告慰，也是给对方“提个醒”。但也有人认为是对自然的一种回报，对神灵的一种祭祀。喊的人心中带着一种虔诚，认为这是神灵送给人类的礼物，人

要答谢。不管怎么说，喊声是一种人类在从事采伐生涯的久远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一项重要的经验和体会。这是一种非常壮观的声音，而干活的平时则不许大声说话。

喊山有三种：顺山倒、排山倒和迎山倒。

顺山倒：

树生长的地方往往是山坡，而且树的根部倾斜山下。这样树在采伐后，一定会顺着向山下倒去。顺山倒的树小头朝下，树根较平稳地连在树墩上，下锯下斧都可从容不迫，较平安保险。所以顺山倒往往也是一种吉祥的表示，往往“开锯”前或年节加上老把头的生日这一天的一早一晚，都要伐一棵“顺山倒”，以示平安和吉顺。

排山倒：

这是指树横着倒向山坡。

这种树生长的地理位置往往是在不十分平坦的山林地带，树的根部在下锯后向两边斜去，这种倒法最易形成“罗圈挂”。也叫“吊死鬼”。是指放倒的树同时几棵压在一棵树上形成一个罗圈状。这时，木把必须钻进“罗圈”，将支撑树伐倒。

对这样的活，木帮歌谣中说：

“钻进罗圈套，

木把命难保。

伐倒大树赶紧躲，

稍慢一步命报销！”

所以，排山倒往往也象征着他们的命运不济，要贪上“横事”，不吉利，不顺当。其实，木帮的命运时时在危难之中。他们自己给自己编的歌谣说：“要吃‘横山’饭，就得拿命换；走进木帮房，好似进牢房。推起轱辘马，险道滚大梁，断闸砸伤腿，甩车压断肠；吃的橡子面，咽的苦菜汤。把头抡棒打，财东似虎狼。木把卖苦力，年年拉饥荒。血泪流成河，几人回故乡……”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迎山倒：

这里指树头向山上倒去。

这也是一种吉祥的方式。这样的树往往根部底下长，山的坡度较大。木把顺从其长相和坡度，使上榨深，下榨浅，便形成了迎山倒。

迎山倒危险性小。

在森林里从事采伐，天亮以后，木帮们开始喊山了。随着喊声，锯声和叮叮当当的开山斧的声响，林子里的厚雪被倒树拍起，漫天老林里腾起蒙蒙的雪雾，烟一样在林中弥漫。

象古战场的硝烟，象神秘的云雾，把大山冰雪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大树伐倒，还要运下山去。

这就是采伐木头的第二道工序。把倒木砍去枝枝杈杈，只剩下巨大的原木本身，要根据山场的不同地形，采用马拉，人拖，顺山滑动等方式集中到山下或江边，准备穿排流放。这个工序，山上叫“集材”，民间称为“抽林子”。木把的话计又简单又繁杂，又得懂技术，又得有力气，反正是缺一样也不行。

当年，木把们在一个大房子里住，互相不认识。早上戴星星出去，晚上顶星星回来，倒头就睡，干了一冬，不知谁是张三李四。

进山，先盖房子。哪有水、有木头就盖房子、马架子。盖房子就用原木（圆木）和青苔毛子。马架子俗名叫“霸王圈”，木头刻成的，中间用青苔毛子堵在木卡房子的缝上，不漏泥，还挺暖和。

炕头上先铺松树枝子，然后放上羊草，人在上边睡。屋里地当间一个大锅，盘地锅扣过来，留晚上给木把们烤鞋和衣裳。上山干活，木把们说自己是“大斧子一扬，好象个山猫野兽，脸上确黑儿，牙白，大饼子焦黄，鬼似的。最怕有病。

得了病，上哪抓药打针？

如果有了病了，把头就用三楞子大马蹄针挑。有时一下就挑死、扎死。有谁得病，把头走过来先摸你的脑袋。一摸，说：“还硬呢！干活去。”

如果肚子疼，就把你逼迫到大炉子前边烤。把头说：“烤烤你肚子里的稀巴巴，拉出来就好了！”

并叨咕：“肚子疼，请张能，

张能不在家，请来老哥仨，

一个捏，一个打，一个掐肚子接稀巴。好了！干活去吧。”这就算是完事了。

抽林子

顾名思义，就是把伐的木材，俗称“件子”往一个地方归。这一切，全是在冰天雪地里进行，而且抽林子是最危险的活计。

成山的原木推在山上的雪壳子里，要运到山下，使用的是一种叫“疙瘩套”的爬犁。抽林子之前，木把要根据地形把木头顺过来，大头冲大头，小头归小头，粗细分别排列，然后由抽林子的人在一头掏上眼，串上综绳，系好吊子，爬犁一来，搭上一头便走。

爬犁有二头牛有三头牛的。两个人、一个在前边牵牛，一个手拿“挖杠”，前后左右跑，不停地左右拨道。这就是抽林子。抽林子经常在下山时稳不住吊，俗称跑坡。

跑坡就是爬犁下山时，冲力过大，牛稳不住，巨大的木头从上而下直贯下来，往往人死畜亡，最后木把连尸体都寻不着啊。

放箭子车

与抽林子相反，放箭子车是选好一定的山地，修上一条“雪道”，然后把木头一件几件地放下去，一直滑到山下，这叫

放箭子车。

这种运送方式比抽林子的疙瘩爬犁要快，但危险性更大。

首先，要修箭子道。

箭子道起处在山腰或山顶上。严冬，山里本来雪就大，而山岗上风更硬更刺骨。修箭子道的人要起大早爬上山去清理夜间积下的冰雪。

老山里，往往一夜间，大雪就覆盖了一切。

刺骨的风，把雪冻得绑硬，一橛子一橛子地堆在山岗上，再也找不到昨夜修好的“箭子道”的模样了。

木把手握刨镐，手和鼻子都冻烂了，跪在雪壳子里抠箭子道。

爹呀娘呀，在何方？木把们往往哭着喊着干着干着，就冻死在雪里……

木把们的棉衣裤成年是冰淋淋透心凉，木把到老都有烂腿病，一个个都烂得掉肉露骨头。都是年轻时放山伐树做下的老病。

木帮的人到老，一个个牙都掉光了。

这是因为在山场上干活，虽然冰天雪地，但他们往往浑身大汗，一出汗，人就渴，没有水，就吃雪。

雪凉嘴里热，一冷一热，常了，把木把的牙口都冰坏了。所以有经验的老木把在吃雪疙瘩前，先用手擦擦，湿润一下雪团儿，再含在嘴里……。

放箭子车最怕“起茬子”，就是箭子道上起了鼓，原木前头被卡住，而后边的冲力太大，一下子射出去。那巨大的原木就象一支轻飘飘的箭，一下子穿进老林，顷刻间要了人的命。

民国三年，漫江林场三号场的箭子车出了事，在半里地外归楞的21个木把顷刻间变成了血肉模糊的肉饼。在长白山里，哪儿没有木把们的白骨啊。

赶 河

把木材集到山下，还有一种方式叫赶河。赶河一般在冬末春初，当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沟沟岔岔的水也流动了，木把们把一个个“件子”放到水中，他们手握“把勾”一种三四米长，一头带一个铁勾的东西，木把或站在原木上，或在岸边跟着走把这些木头运送到大江边。

赶河又叫放散羊。

长白山里水资源十分丰富，沟沟岔岔都有水。于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学会了利用水。放散羊的历史较早。从前，山民们也用这种办法来运送木材。放散羊要求木帮之人要胆大心细，往往在一根一根的圆木上跳来跳去，不停地归拢这些木头，不使它们散帮。脚下如稍一不稳，一条腿或身子就会顺木而下，别的木头一滚，人将变成了一片肉饼。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方才还看到这人站在木头上，一转眼，人便无影无踪了，掉进江水里，便永别人世间。

把山里的木材集中到山下边的排场，这一切活计都叫山场子活，这就是俗话说的“开套”。干完了叫“掐套”。

开套往往是秋冬十月。

掐套往往是年后二、三月。

套、指绳套。因山场子活离不开绳子。所以关东山历年盛产烟麻，而山场子的木把和水场子的排夫，都离不开绳子。所以木把们不但是出力气的，他们还得有相当不错的技术。比如打绳子，就是他们必须要会的一门手艺。

把头在挑木把时，往往问：“你开得了套吗？”就是指你能自个打绳子吗。如果你回答“自个开套”他还要问师傅是谁，在家艺还是外来艺。

一个自己开套的木把工钱和别人不一样；如果自己开不了套，就只能挣半拉子或小打的工钱。